

黃春明
作品集
05

沒有時刻的月臺



聯合文叢◎黃春明作品集 ⑤ 444

沒有時刻的月臺

作 者／黃春明

發行人／張寶琴

叢書副總編輯／杜晴惠

視 覺 總 監／周玉卿

專 案 編 輯／張品惠 蔡佩錦 李香儀 陳維信

美 術 編 輯／戴榮芝 林佳瑩

特 約 美 編／曾綺惠

封 面 題 字／董陽孜

封 面 撕 畫／黃春明

篇章頁視覺／黃國珍

協 力 編 輯／李幸娟 梁竣瑾

校 對／陳維信 李香儀 蔡佩錦

法 律 顧 問／理律法律事務所

陳長文律師、蔣大中律師

出 版 者／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 址／110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

電 話／(02) 27666759・27634300 轉 5107

傳 真／(02) 27491208 (編輯部)、27567914 (業務部)

郵 撥 帳 號／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

登 記 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

網 址／<http://unitas.udngroup.com.tw>

E-mail:unitas@udngroup.com

印 刷 廠／鴻霖印刷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
總 經 銷／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

地 址／231 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

電 話／(02) 29178022

版權所有・翻版必究

出 版 日 期／2009年5月 初版

2009年5月15日 初版三刷

定 價／280元

copyright © 2009 by Chun-ming Huang

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Printed in Taiwan

黃春明作品集

05



2267.7
201186

黃春明作品集 5

聯合文叢

444

沒有時刻的月臺

● 黃春明／著



006 總序 聽者有意

中短篇小說

—

011 男人與小刀 ✓

039 跟著腳走

077 請勿與司機談話

084 他媽——的，悲哀！

096 沒有頭的胡蜂

107 眾神，聽著！

137 金絲雀的哀歌變奏曲

152 沒有時刻的月臺

158 有一隻懷錶

172 胖姑姑

179 龍目井

最短篇小說

—

185 葡萄成熟時

186 買觀音

187 迷路

188 聽眾

189 小羊與我

191 棉花棒·紫藥水

193 挑戰名言

194 靈魂招領

195 許願家族

總序

聽者有意

黃衣明

為自己的小說集寫一篇序文，本來就是一件不怎麼困難的事，也是禮所當然。然而，對我而言，曾經很認真地寫過一些小說，後來寫寫停停，有一段時間，一停就是十多年。現在又要為我的舊小說集，換了出版社另寫一篇序文，這好像已經失去新產品可以打廣告的條件了，寫什麼好呢？

在各種不同的場合，經常有一些看來很陌生，但又很親切的人，一遇見我的時候，親和地幾分把握地問：「你是……？」我不好意思地笑笑，他也笑著接著說：「我是看你的小說長大的。」我不知道他們以前有沒有認錯人過，我遇到的人，都是那麼笑容可掬的，有些還找我拍一張照片。我已經七十有五的老人了，看他們稍年輕一些的人，想想自己，如果他們當時看的是〈鑼〉、〈看海的日子〉、〈溺死一隻老貓〉，或是〈莎啞娜啦·再見〉、〈蘋果的滋味〉等等之類，被人歸類為鄉土小說的那一些的話，那已是三、四十年前了，算一算也差不多，我真的是老了。但是又有些不服氣，我還一直在

工作，只是在做一些和小說不一樣的工作罷了。這突然讓我想起么兒國峻，他念初中的時候，有一天我不知為什麼事嘆氣，說自己老了。他聽了之後跟我開玩笑地問我說：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」這一句話用閩南語怎麼講。我想了一下，用很標準的閩南讀音唸了一遍。他說不對，他用閩話的語音說了他的意思，他說：「老是老還有人比我更老。」他叫我不要嘆老。現在想起來，這樣的玩笑話，還可以拿來自我安慰一下。可是，我偏偏被罩在「說者無心，聽者有意」這句俗諺的魔咒裡。

當讀者純粹地為了他的支持和鼓勵說：「我是讀你的小說長大的」這句話，因為接受的是我，別人不會知道我的感受。高興那是一定的，但是那種感覺是錐入心裡而變化，特別是在我停筆不寫小說已久的現在，聽到這樣的善意招呼，我除了難堪還是難堪。這在死愛面子的我，就怕怕打針的人，針筒還在護士手裡懸在半空，他就哀叫。那樣的話，就變成我的自問；怎麼不寫小說了？江郎才盡？這我不承認，我確實還有打上打的題材的好小說可以寫。在四十年前就預告過一長篇《龍眼的季節》。每年朋友，或是家人，當他們吃起龍眼的时候就糗我，更可惡的是國峻，有一次他告訴我，說我的「龍眼的季節」這個題目應該改一改。問他怎麼改。他說改為「等待龍眼的季節」。你說可惡不可惡。另外還有一篇長篇，題目「夕陽卡在那山頭」，這一篇也寫四、五十張稿紙，結果擱在書架上的檔案夾，也有十多年了，國峻又笑我亂取題目。「看！

卡住了吧。」要不是他人已經走了，真想打他幾下屁股。

我被譽為老頑童是有原因的，我除喜歡小說，也愛畫圖，還有音樂，這一、二十年來愛死了戲劇，特別把兒童劇的工作，當作使命在搞。為什麼不？我們目前臺灣的兒童素養教材與活動在哪裡？有的話質在哪裡？小孩子的歌曲、戲劇、電影、讀物在哪裡？還有，有的話，有幾個小孩子的家庭付得起欣賞的費用？我一直認為臺灣的未來就在目前的小孩子，因為看不出目前的環境，真正對小孩子成長關心，所以令我焦慮，我雖然只有棉薄之力，也只好全力以赴。這些年來，我在戲劇上，包括改良的歌仔戲和話劇，所留下來的文字，不下五、六十萬字。因而就將小說擱在一旁了。

這次一起出八本集子，舊有的四本小說集和一本散文集子，新出的另外三本是這幾年來，忙中抽空寫的零星幾篇小說，還有以前沒收錄的小說，加上一些散文，其中寫作時間較密集的方塊專欄；它們是《九彎十八拐》、《沒有時刻的月臺》和《大便老師》。

非常感謝那一些看我小說長大的朋友，謝謝聯合文學的同仁，沒有他們逼我，我要出書恐怕遙遙無期。我已被逼回來面對小說創作作了。

中短篇小说

男人與小刀

陽育的行李在上個星期，已經全部都拿回家了。所以他的手有閒插進袋子裡，走進臺北站的月臺。他的手在袋子裡捏著合在鞘子裡的小刀玩，心裡卻又想：父親真不該生我，他替自己生一個一直在蠶食他的心的煩惱。當然，母親她什麼都不會知道。阿姨她現在才對我好起來，這能影響我什麼？對於我他們還有什麼希望？最糟糕的是，他們一定要我在今天趕到家裡。

他想著想著。他走錯了月臺；第三月臺是往淡水的地方。在那裡，有一個人走近來往他的肩膀一拍說：

「老K！你回淡水嗎？」他回過頭，那個人連忙說：「對不起！我搞錯人了。」說完鑽進人潮消失。他望著那個人擠開人潮的漣漪，自言自語地說：「噢！不！我回羅東。」

謝謝你！我才是搞錯了。」

月臺上的鐘告訴他，還有十六分鐘火車才會走。十六分鐘的時間到第二月臺足夠他慢慢地晃。他靠左邊走上天橋。從天橋下來的人群，像從山上滾下來的石頭，急急地往下衝，經他身邊的人，都要和他重重地碰個肩膀。幾個和他同樣年輕的小夥子，和他碰肩之後，停下來用眼睛瞅住他。他回頭笑笑說：「怎麼了？你也搞錯人了！」

天氣很悶熱，他的手一直都在袋子裡捏著小刀玩，手心都冒出汗來了。他心裡又在想：他們真不該生我。怎麼不多生幾個陽君、陽吾那樣的孩子；他們從小就很聽老人家的話的，他們不會在地上打滾，他們不會抓蟾蜍裝進兜裡嚇昏母親。只有我才會捏造謊言，像捏泥巴那麼容易，告訴父親說：我在學校裡打破玻璃，給我十塊錢……。他想著想著：他們真不該生我，這對於他們和對於我都是同樣的沒有好處。最糟糕的是，他們一定要我在今天晚上趕回家裡。

往蘇澳的火車向第二月臺慢慢地倒車進來了，月臺上想回到蘭陽地方的旅客，向來就不會像這時這般地緊張過。

*

很多離開家鄉稍遠的人，他們要回到蘭陽地方的時候，大部分都是乘臺北開往蘇澳

的最後一班平快列車。這一班車的一節車廂裡，意外重逢的一對青年對面坐著。他們並不驚奇，只是互感到突然和尷尬了一陣。

暑假，誰都穿得很少，也只有這班車的旅客，才顯得格外疲倦；大部分人半躺著，有些靠窗戶的男人，把腳蹺得很高，也有人坐下來低聲細氣地談著話。

「結婚了？」他並不渴望她的回答。他們有兩年不見面了。

「結婚了！」

「真的？」

「真的！」

「很幸福？」

「很幸福！」她毫不遲疑地回答著。琇美一邊回答他的話，一邊注視他左手上的小刀，很巧妙地圈著削去梨皮。梨皮連得很長很長。她為了這有趣而快墜到地面上的梨皮屏住氣。終於梨皮斷了。她深深地吐了一口氣。陽育抬起頭看看她，正好他們的視線鏗鏘有聲地碰在一起。誰先移開自己的視線，誰的自尊心就將受到損傷。陽育吞了一口口水，強抵住對方有力的目光。因為他看到琇美那豐滿得幾乎要爆開薄薄的化學纖維的乳房在起伏。他想起從前的一個晚上，他曾經把耳朵貼在她的胸脯，聽她那心跳透過肥厚的細胞組織的奇妙聲音，現在他又記起來了，而那心跳聲就在他的鼓膜裡，重新卜通卜

通地響著。

「你一點也沒有變。」琇美說。

「我不懂你的意思。」他不願意承認自己的自尊已受到某種程度的損傷；最好的偽裝，那就是他又低下頭，動刀子圈著削梨子。梨子已經沒有皮可削了。暫白的梨肉，在他的小刀蠕動之下，像快利的鉋子，在木頭上鉋出來的木屑，長長地一直伸展出來。他說：「你是指哪一點來說的？這把刀子？」

「你！所有的！」陽育很喜歡聽到她這麼說。

「我？所有的？」他從梨子裡抽出小刀晃了一下，望著小刀笑了笑，想接著說些什麼。但是又沒說出來。

彼此沉默了好一會兒，直到梨子削完了，琇美都在注視著他的動作；他的左手和小刀一向合作得很好。現在陽育倒真正想要知道點事情的真相，雖然事情的有無，早已和他發生不了任何的關係。但是，他開始認真地問：

「結婚了？」

「結婚了！」

「真的？」

「真的！」

「不撒謊？」

「不撒謊！」

「你的回答真無聊！」他對琇美的回答形式很失望。

「我沒騙你的。去年你還在軍中的時候，我們結婚的。」

「噢！夫人。你完全誤會了。我百分之一百地相信你的話。我是說你那樣拾起我的問題，原原本本地扔回來的回答很無聊。」

「因為你的問話也很無聊不是？」

這時，火車鑽入三貂嶺的山洞裡，車輪輾著鐵軌的聲音格外地響。許多講話的人，不是停下來，就是拉開嗓子喊：

「很無聊、很呆板，就像現在鐵軌的聲音，你聽著：『結婚了？結婚了！噫咯噫咯，真的？真的！噫咯噫咯……』」他們都笑起來了，只是一下子的憨笑後，又沉默下來，好像他們不應該笑。

「結婚——？」他用小刀劃開摺了幾摺的晚報；他一直做著這無意義的動作說：「以我們兩個人來說，結婚一定另有意義吧。不然，我們不是老早就算是結婚了！」

琇美不覺得被揶揄，她總覺得對方為了她在認真，所以她確信陽育仍舊深愛著她。以後，只要琇美和她的丈夫稍微爭吵，她就會惦念起陽育來，甚至於會記起這段在車廂